# 通介堂經說

# 通介堂經說卷九

徐灝學

## 尙書一

### 伏生授書

書某氏序曰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案史記漢書儒林傳皆言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又云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竝無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之事惟衞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

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以上見顏注所謂傳言教錯者蓋未有章句說其大義耳非無本經也伏生既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閒登至朝錯往受時復亾之邪某氏序乃襲衞宏語而誤者卽此一端亦可見書傳之不出於孔安國矣

## 尚書今古文攷

從來說尚書家皆以爲今古文凡五十八篇此梅賾讀漢志未審後儒因以沿譌者也漢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是書之篇目本有脫數梅氏因康成敘贊有後亾一篇之語誤謂五十

八篇亡其一而餘五十七篇遂於今文三十三篇之外僞作古文二十五篇以合五十八篇之數顏師古注引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此即梅賾所作僞序之文又引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所云故五十七者乃師古自承上文之辭蓋小顏爲梅賾所誤謂書序真出孔安國之手遂以爲五十八篇亡其一矣歿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堯典一臯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

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呂刑二十五文侯之命二十六費誓二十七秦誓二十八併序篇二十九篇孔叢子連叢篇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論衡正說篇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此以序當斗也漢書劉歆傳臣瓚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藝文志曰尚書經二十九卷此併序計之亦猶毛詩二十九卷而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則併序計之也梅賾僞撰書序云凡五十九篇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則所云五十九篇亦併序而言據此知舊本有序一卷梅氏分析之此亦二十九篇併序之一證也漢武帝末得民間所獻泰誓一篇共三十篇故陸氏經典序錄云後得泰誓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

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漢志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者蓋孔壁所多十六篇與伏生同者二十八篇併序爲四十五卷故桓譚新論曰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班氏併後得泰誓題爲四十六卷也志又言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原本也又傳四十一篇四當爲三卽下文所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蓋當時泰誓未出於伏生二十八篇分盤庚爲三則多二篇併序爲三十一卷也迨後得泰誓復分爲三與伏生二十八篇及分出盤庚二篇共三十三篇又於古文所多十六篇分九共爲九共二十四篇見於堯典孔疏所引鄭注書序是今文三十三篇古

文二十四篇合爲四十七篇與漢志適符後出泰誓在當日獻者以爲得自屋壁自是古文故漢志併作古文經四十六卷而博士傳以教人則必以今文寫之故又有今文泰誓之稱與伏生二十八篇並數然在漢儒已疑之而不甚傳故唯伏生原本單行而古文遂佚也疏又引鄭元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武成疏則所亾一篇在古文二十四篇之內卽在五十七篇之內不得謂五十八篇亾其一也又孔沖遠謂安國於伏生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篇卽陸氏釋文所云伏生誤合五篇隋志云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也然安國古文自有舜典益稷無緣復分此二篇此乃梅賾所爲其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亦以意爲之蓋梅賾誤讀漢志以爲皆有五十八篇而未攷鄭注書序所

記古文篇目故僞作古文二十五篇併今文三十三篇又不知此三十三篇有後出泰誓三篇在內而於古文僞作泰誓三篇遂分舜典益稷康王之誥以足今文之數隋唐諸儒不能辨東晉古文之僞反以爲伏生誤合五篇而不知皆梅賾所爲也孔疏又謂鄭氏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此則欲併古文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故爲是歧說蓋沖遠以二十四篇之目見於鄭注書序遂謂康成所分而其目與東晉古文參差故又指爲張霸僞造攷漢儒林傳張霸僞撰百兩篇當時即已廢黜不行並無僞造二十四篇之事沖遠墨守東晉古文爲其所蔽不知書雖殘闕古今

文篇目具在其分合同異一經攷核燦若列眉非可意爲顛越也

## 今文泰誓辨

劉向別錄曰武帝末（論衡釋文並作宣帝）民間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陸氏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案孝武求遺書置寫官則獻泰誓者當在其時且劉子政校書祕府所言當得其實論衡及釋文云宣帝時恐傳聞之譌）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云近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皆

采斮殘文爲之疏釋孱入本經王氏引之丞若說萬徐言辨證伏生之書本有泰誓大恉以爲司馬遷作史記訖於太初董仲舒對策終軍白麟奇木對司馬相如封禪書及元朔元年有司奏議皆存泰誓未獻以前而其文已引泰誓漢書藝文志載伏生尙書二十九篇泰誓在其內向歆所言民間獻泰誓乃傳聞之譌班孟堅亦不信其說故藝文志無泰誓後得之語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竝承其誤咸謂泰誓可疑其後譌孔乃臆撰泰誓以易之而伏生之泰誓竟由此亾矣反覆辨難持之甚堅然終是辭勝於理非篤論也灝謂向歆父子校書祕府見聞眞確民間獻泰誓使博士傳以

敍人事關經典廢興朝廷掌故非同委巷之談若無其事豈得妄言之乎馬融書序亦曰泰誓後得其所見書傳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舉春秋傳國語孟子孫卿書禮記所引五事以明之其言亦確有指證泰誓之不足信審矣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倂序爲二十九篇孔叢子連叢篇漢書劉歆傳臣瓚注並云尚書二十八篇除序而言也（孔疏亦曰泰誓非伏生所傳漢初唯有二十八篇）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言二十九篇則倂序計之蓋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之本其中有序一篇故梅賾因以割裂分冠各篇之首若如王說有泰誓而無序則此序將安所置之王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故謂伏生原書即以序分冠

各篇且舉太平御覽所載尚書大傳述召誥逸序借引爲證不知此伏生引序以明其緣起耳豈其讀本如是乎東晉僞本分析書序本有明文安得移之伏生以就己說又伏生二十九篇增後得泰誓則爲三十篇故釋文云泰誓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今以爲伏生本有泰誓不但與陸氏所見不合且二十九篇旣分析序文而又有泰誓則所謂合三十篇者爲何篇乎然則二十九篇有序而無泰誓亦明矣王氏又以志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謂兩漢經師不爲序作注不得併序稱章句解故此乃故爲支飾之言古籍併序計卷數者不可枚舉如漢志毛詩二十

九卷而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則倂序計之隋志韓詩二
十卷詩序二卷新唐書藝文志倂作二十二卷史記司
馬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共爲百三十篇漢書班固自言述紀十二述表八述志
十述列傳七十凡百篇皆倂序計之且如許氏說文解
字十四篇各分上下又序目二卷總題曰說文解字三
十卷蓋序目亦有說解乎王氏必謂伏生之書有泰誓
者尊信此帙欲其出於伏生乃眞確耳其實伏生所傳
與孔壁所多班班可攷未容以口舌爭也詳見今古文攷正
伏生書僞泰誓故河內獻之而使博士傳以教人若本
有之何用多此一舉乎其云僞孔臆撰泰誓以易之尤

非事實梅賾亦因伏生無泰誓故臆撰三篇其爲僞古文二十五篇乃增之非易之也伏生二十八篇歐陽分盤庚爲三梅氏復分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各爲二共三十三篇以與所作僞古文二十五篇合成五十八篇（閻謂伏生誤合五篇非是說見今古文攷）若伏生本有泰誓何須刪而易之且果有之則漢魏以來師儒傳誦已久亦非後人所能刪易也王氏又謂班孟堅不信泰誓後得故藝文志不敘其事亦非是民間所獻泰誓漢時久已通行故藝文志與今古文併計四十六卷（詳見今古文攷）其後得之說則見於劉歆傳中彼此互見史例如是焉得以爲出於伏生乎論衡正說篇云孝景皇帝遣鼂錯往從伏生受尚書二

十餘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
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
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此說最爲明白所云益
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者正指泰誓後得而言也
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爲四十五卷五
十八篇四十五卷爲舊本故不計後得泰誓五十八篇乃今本故併泰誓計之疑五上奪今字四
十五卷者孔壁古文多於伏生十六篇與伏生同者二
十八篇共四十四卷併序爲四十五卷此亦伏生書無
泰誓之一證其五十八篇則以孔壁所多十六篇分九
共爲九凡二十四篇併伏生二十八篇分盤庚爲三又
附後得泰誓亦分爲三凡三十三篇共五十七篇併序

爲五十八篇也合而觀之叅以非伏生所有較然甚明王氏又言古文逸書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彼二十九篇多十六篇若泰誓爲伏生今文所無則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泰誓而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彼二十八篇多十七篇乎其說似巧而彌拙古文所多十六篇見於鄭注書序其目竝無泰誓安得加泰誓而爲十七篇乎信如所言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加古文所多十六篇其四十有四併序爲四十五再加後得泰誓則四十六耳豈有異乎又謂不但伏生今文有泰誓古文亦有之且云大小夏侯歐陽皆有之尤爲虛誕甚至謂魏晉間僞

右文尚書已出而斥孔叢子及臣瓚所云二十八篇者晉人始有是說則時代亦可意爲高下益不足辨矣然則民間未獻泰誓之先諸儒已引其文者何也蓋百篇之書未遭秦火以前素爲經師傳習伏生雖以泰誓而授徒講論容或及之故諸儒得以橫引而大傳亦載之也又或見於他書而轉引之此亦事所恆有即以大傳而論尚有引九共帝告說命之文豈謂二十八篇亦皆有之乎至謂諸書所引泰誓或直稱書曰而不言泰誓則更無足異漢元朔元年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亦直稱詩曰而不言逸詩其例正同也竊謂今文泰誓從諸書掇拾而成與東晉僞古文事同一轍而改絃

未備多所漏略故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曰其文多俚鄙淺近絶非商周人語學而知之豈可以一手掩天下目乎儒者讀書稽古疑則闕之此事在漢儒已有疑之者而數千年後務反其說謂爲可信又從而綴集之以淆亂本經殆非實事求是之道也東晉古文自朱子始疑其僞至我　朝諸儒相繼討論閱五六百年其案甫定乃後增一今文泰誓之顯然僞撰者以貽後來之惑此何爲哉

## 堯典

曰若稽古

曰若稽古帝堯鄭注稽同古天也灝案鄭以論語有云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以稽古為同天似屬牽合皋陶謨亦云曰若稽古音亦可訓為同天乎馬注及傳皆云順考古道訓若為順亦尚未確蔡仲默集傳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攷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攷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此語得之近人講漢學者不復理會宋注其實儘有是處不宜存門戶之見也

寅賓出日　敬致　寅餞納日

阮太傅曰東作南為西成皆測日躔發斂主中氣而言作為言造厤法也成言作為既成也平秩者謂日躔節氣次弟羲和設儀器測晷逐日刻記辯錄之也平秩

易主合朔言日食也在祭也由合朔之數推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求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灝案太傅此說實千古未發之覆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言晝測日景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則夜測中星賓讀曰儐儐者賓引賓客之義謂迎之也蓋於東西測日出入之度及二分也傳曰餞送也按勘記曰餞納釋經音辨作淺內段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爲餞餞安得訓爲滅也釋經音義水部云淺送也滅也灝謂淺亦當讀爲餞日入有滅義故訓爲送又爲滅耳然訓滅非達詁也南方變文言敬致猶言寅賓寅餞也蓋南交非日出入之處不可言出日納日故但言敬致敬與寅同義致謂致日測日中及二至之景也測方以測合朔爲主故不言敬致矣謂之朔易者改易之義也不

必以交食言之

宅南交

宅南交鄭注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索隱曰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王氏引之曰宅南交當以宅南爲句交上當有曰大二字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史記亦用古文尚書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灝案鄭以爲曰明都三字摩滅固是臆說王氏謂當作宅南曰大交亦未確書大傳所云中祀大交自是南交然

堯典之文必作大交也王氏徒以前後句法參差而生異義不知古人行文非若後世之整齊畫一既曰宅南交則方位已明與宅嵎夷曰暘谷之類須重言申明者不同自是各因文便耳必欲文同一例則宅嵎夷何不曰宅東乎至索隱以南交爲交阯亦非是百粵之地嶺秦始入版圖堯時測景斷無遠至交阯之理禹貢荊州南境盡衡山之陽晉太康地記曰交州取交阯以爲名處之南極也灝謂古時百粵僻在蠻夷與中國接壤故稱南交而後來名之曰交州若交阯則更在交州之外與越裳名同一例阯裳皆在下之稱交阯正因交州而名之耳意者羲叔所至其在衡陽交廣之間乎

日中星鳥　日永星火　宵中星虛　日短星昴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傳云鳥南方朱鳥七宿春分之昏鳥星畢見火蒼龍之中星虛元武之中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竝見正義曰馬融鄭元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顧案中星自指南北正綫中之一星此當以馬鄭王諸儒之說爲是僞孔傳誤也（傳所以致誤者蓋以經言星鳥合七宿之）

星乃得名朱鳥不知星衡之中不可以言星星故變文言鳥耳又馬鄭王但云正中之星而正義謂不爲一方盡見亦未分明星鳥星火之屬皆房七宿中間皆然其在正緯中時前後各星圓無不一方盡見也禮記正義又云月令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鄭志荅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則鄭說亦自相違異葢漢人不識歲差故未能瞭然今以算術推之自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上距唐堯元載甲辰凡四千二百有六年推得春分初候酉初三刻六分八秒七星中夏至初候酉初三刻十分九秒心星中秋分初候酉初二刻八分十三秒虛星中冬至初候酉初一刻九分五十秒昴星中並在昏時古人無歲差里差之術其二分二至日入時刻及朦

景十八度之限可勿煩細推與堯典合當因是而悟古人所以分二十八宿爲四分者以中星分之也屬之四方者以歲首所見爲定也仲春之夜星宿居南方之中角亢在東觜參在西虛危在地平下之北故以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七宿命曰蒼龍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北方七宿命曰元武奎婁胃昴畢觜參爲西方七宿命曰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爲南方七宿命曰朱鳥也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十月初昏南門見夏時去堯不遠故其象略同五月大火中即日永星火也月令著在周秦之際恆星每歲東移約六七十年而差一度故其時仲春昏弧中仲夏昏亢中仲秋昏牽牛中仲冬昏東壁中與堯典夏小正不同孔沖遠不明推步其不能詳說宜也

方命圮族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傳曰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正義曰好比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顥案傳以方爲好方名命爲命行事離析文義而又增字解之迨不可通且鯀之不善當不至如是之甚其言近誣鄭注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是也圮族猶言毀衆毀衆者自高而侮人也左氏文十八年傳季文子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卽謂鯀也所云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正是放棄教命不恤人言之謂蓋鯀有才而好自用而非有大惡若如傳疏所言姦回敗類之人

四岳豈敢舉之堯亦豈肯用之乎季文子云天下之人謂之檮杌者亦後人擬議之辭使在當日天下之人已知其惡朝廷猶不知而用之必無是理矣其後績用弗成殛于羽山亦流放而死非殺之也故季文子曰流四凶族康成亦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也否則共工驩兜三苗皆不死而獨殺鯀刑不平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鄭注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玟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見隱八年公羊傳疏王

氏引之曰鄭以如爲授與五器爲授贄之器經傳無徵
始不可從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皆蒙脩字爲
義如者與也及也言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贄與所用
之五器皆因五禮而並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
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貳車掌客之鉶豆鉶簠
簋饔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顧
棟鄭以五器爲授贄之器是也此承上文而言何云經
傳無徵惟訓如爲授與且以五爲卿大夫上士中士下
士則轉覺滋蔓經言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贄亦各如
其所當用之五器耳五者玉帛羔雁雉也羔雁雉不必
有器盛之統言不復別出也或曰曲禮云飾羔雁者以

續續亦可謂之器

歸格于藝祖

歸格于藝祖用特傳曰藝文也言祖則考著顯案傳說非是藝當讀爲禰即祖禰之禰禰之言邇也近也古無禰字但用禰或通作藝王制歸格于祖禰用特史記五帝本紀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是其證

天明畏　德威惟畏　將天明威　惟天明畏

皋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傳曰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成民所叛者天討之顯案聰明明威皆二字平列傳以爲天明可畏非也畏讀爲威釋文云畏徐音威馬本作

威是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二句文同一例聰明猶聽視也孔沖遠云此與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是也明猶顯也（周語尊貴明賢韋注明顯也）威謂虐侮也（甘誓威侮五行傳曰威虐侮慢五行後漢書杜詩傳威侮二垂李注威虐侮也）言天之所貴顯與所威侮皆從民心之向背為之耳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多士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並與此同義

昏墊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傳曰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鄭注昏沒也墊陷也顏粲昏讀為泯故鄭訓為沒方言墊下也凡柱而下曰墊屋而下曰

埶字又作㙯說文㙯屋傾下也凡傾陷謂之㙯引申之亦謂下溼爲埶故曰昏埶左氏成六年傳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埶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其義亦同

艱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傳曰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鳥獸新殺曰鮮濶案艱食鮮食對文鮮食謂鳥獸魚鱉而艱食爲難得之食則文義不倫此緜詞生訓非經旨也（史記夏本紀曰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則史遷已誤解艱字作僞傳者本之）今案釋文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其義較優說文云艱土難治也段注

曰艱疑卽今墾字是也艱之本義謂墾田故从土堇聲堇者黏土也內則鄭注塗有穰艸是也而訓土難治引申爲凡艱難之稱艱食謂墾耕而食耳古音艱讀如根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二字古通故馬本作根

烝民乃粒

王氏引之曰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衆民乃復粒食見思文正義案粒當讀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也此承上文而言決九川濬畎澮平土可得而居矣蒸庶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奏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楙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用矣於時衆民皆有安居和味安服利用備器皆也皆整而令也安定矣故

史記夏本紀作衆民乃定也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
粒爲米烝民乃米爲不辭矣思文箋反破立爲米粒之
粒米我烝民愈不辭矣灝案烝民乃粒實指奏庶艱食
言之其意不在鮮食亦不在楙遷有無細繹上文自見
粒食之言沿習既久省而言之但曰粒凡語言文字相
承而省若此者不可枚舉不得謂之不辭鄭訓粒爲米
似得經意若思文之立我蒸民則自當作立鄭破字爲
粒乃誤耳至史遷述尚書之文往往以訓詁代本字如
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欽若昊天作敬順昊天之類是
也而非字字皆然如平在朔易作便在伏物則非以伏
物爲朔易湯湯洪水方割作湯湯洪水滔天則非謂滔

天即方制典於三禮典作興非以興代典讓說修行行作僞非以僞代行此孫氏乃粒作衆民乃定亦自爲之說而非以定代粒王氏援爲粒當作立之證未見其然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傳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正義曰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

美雉五色象草華也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注亦然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鄭元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蜼也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章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也瀕染十二章之服皆傳與周禮司服鄭注各異孔

疏復差互故說者紛如聚訟莫能一之此傳本以華象
草華爲一句蟲雉也爲一句其文甚明但如此則衣有
七章而裳六章於數不符故孔沖遠合華蟲爲一以從
鄭注至鄭以宗彝爲一再加藻火粉米黼黻亦是七章
故又合粉米爲一以符其數然攷之說文云黺畫粉也
絲繡文加聚細米也見黹部糸部案黺既从黹則非畫也畫字疑誤與傳云粉
若粟冰米若聚米正同則鄭合粉米爲一亦非也又傳
謂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雖於古無徵然其意白以
宗彝爲一章孔疏以山龍華蟲既見上文遂棄置不計
且以宗彝文承作會之下以爲畫飾則豈有彝器而可
畫以爲飾者乎今爲細繹經傳蓋以日月星山龍華蟲

七章會於衣宗彝及藻火粉米五章繡於裳而黼黻不在十二章之內何以明之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以文章黼黻平列爲四事而皆以色言則非章服之名物可知蔽黼者織成黑白相閒之文傳言若斧形者亦以其色黑白相乖耳（詳見爾雅斧謂之黼）顧命曰麻冕黼裳卽以黼爲裳也說文云市韠也又作韍卽黻字其制蔽以方幅爲之繫之革帶而綴於裳前玉藻所謂韠天子直公侯方者是也（詳見禮記）傳言黻爲兩己相背者蓋亞正象黻形指其圻鄂之緣而言也（詳見說文箋）傳既以日月星山龍華蟲爲七章而宗彝又自爲一章與

藻火粉米爲五則其不數黼黻本自瞭然康成正以誤
併黼黻爲章數故合華蟲與粉米各爲一耳孔沖遠亦
未嘗不知傳以草華蟲雉爲二事而以衣爲六章故合
華蟲爲一至於粉米則傳明言粉若粟冰米若聚米不
可强合故舍宗彝其彌縫之迹固昭然若揭也黼黻絺
繡葢謂黼裳及黻刺繡宗彝藻火粉米之文說文云黹
箴縷所紩衣鄭云絺讀爲黹黹紩也傳以絺爲絺綌失
之黼裳似未必再加刺繡竊疑宗彝藻火粉
米皆繡於黻但於古無據故仍用舊說

徐灝學

## 尚書二

### 禹貢

#### 辨胡朏明禹河初徙再徙之誤

胡氏渭曰禹斯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經大伾山西者爲大河一東流過大伾山南者爲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又東北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蔡氏乃云河徙砱礫妄談也又曰周定王五年己未禹河初徙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

瀆遂空河改從千乘入海是爲再徙胡氏此說自河閒紀氏稱之學者遂翕然信從無敢置喙顯謂周定王時河徙史不言其地蔡仲默以爲砱礫固屬疏陋漢書溝洫志滎陽漕渠如氏注云今礫谿口是也誤本漢書今作令然遂又譌爲砱礫此王伯厚誤引而蔡傳承其誤耳胡朏明謂徙自宿胥口亦無明徵覈其所繪禹河初徙圖自宿胥口至黎陽漯川與淇水分流之處貫而通之又自淸河至內黃蕩水與洹水分流之處亦貫而通之皆自南而北使二水相接又自內黃東北至列人作裒流入於淸漳以每方百里計之所作南北直流率不過一二十里裒流約五六十里攷水經注淇水東過內黃南爲白溝東北與洹水合又北左合蕩水皆與胡氏所繪絕殊自以爲皆曰禹河由此通流至周定王五年皆斷涸而河遂東徙然爲

荒誕之甚夫漯與淇蕩與洹皆各自分流而淸漳與內黃列人亦本不相屬今於二水之間各作首尾一段欲其通則命爲相連欲其塞則指爲中斷援之事理實覺離奇試問此三處通流當日何以無故同時並涸且如其說則河從宿胥口一北流經列人一東流過長壽津而皆至章武入海是本有二道安得謂之徙流乎斯眞矯壁虛造以意爲之通塞自由了無依據光武初起時故趙繆王子林嘗欲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此實漳水而謂之河者從俗通稱故西門豹爲鄴令投巫于河亦謂之河不得執此以漳爲河也竊謂周定王時河徙事在春秋戰國以前所徙之地載籍無徵祗有闕疑而已不當穿鑿以求之也至大河再徙實自漢孝武之世班志與水經足以相證

其禹河故道則所謂北瀆是也水經曰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厮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故瀆出頓丘東北之長壽津今濬縣西有頓丘故城一統志表以爲在清豐縣境非是漢元光三年河徙頓丘東南從濮陽鄄城而東舊濮陽郡治在今開州境今清豐在開州東北其非頓丘明矣逕戚城今開州之西繁陽今內黃陰安今清豐樂昌平邑皆在今南樂縣境元城今大名府治而至沙丘堰堰障水也尚書曰北過降水原本脫誤今從戴訂不遵其道曰降亦曰瀆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見河水弟五篇此禹河故道也攷漢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旬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溝洫志言季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卽本紀所云河決濮陽也

濮陽故城北十里爲瓠河口自是凡歷二十四年至元封二年始塞瓠子築宮宣房志又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此從千乘入海酈志言勃海者蓋千乘郡孝武時皆爲勃海郡地也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漢武之世大河再徙史有明文水經注又曰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故瀆東北逕發干今堂邑貝丘今清平甘陵甘陵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與發干相近靈縣今高唐州鄃縣今平原繹幕今平原鬲縣今德州脩縣今景州安陵今吳橋東光北與漳水合至章武平舒入海今滄州靜海青縣之地此即元光三年河徙頓丘之道也又曰河水東北流過濮陽縣北今開州爲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衞縣分水今淇縣城北

十里有弥河口又東北逕衛國城今觀鄄城今濮州案岡當在鄄城之次范縣今清豐又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即東武陽也今朝城左會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而北出東逕繁陽縣故城南又有漯水出焉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東北逕東阿今陽穀臨邑今東阿茌平高唐今禹城平原漯陰今臨邑著縣今濟陽千乘今高苑利縣今博興博至甲下邑入于海

此則館陶決後再徙之河流也胡氏以河決館陶為成帝建始末年事非也溝洫志言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下文歷敘宣元成哀時事且云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則館陶之決為元封二年後之事甚明至河決東郡金隄乃成帝建始四年事成帝紀亦云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而不及館陶志於馮逡奏言後有云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余閱此容有外淼兩河故道本自戚城繁陽至大陸北誤不可不察

元光三年徙自頓丘則從濮陽鄄城衛因范縣東武陽東北逕發干貝丘諸縣以合於漳而戚城以北故道漸堙館陶之決改從東阿臨邑至千乘其決處在東武陽東北而濮陽至東武陽之流自若唯發干貝丘一路漸堙水經記禹河故瀆始自戚城而漢時故瀆始自發干互證參稽瞭如指掌胡氏求其迹而不得因見故瀆有王莽河之稱疑非禹迹遂棄置弗問而以漳水入海之道爲禹河實好爲支張而昧其事實不知水經於河水故瀆至沙丘堰特著之曰至於大陸北播爲九河正以明其爲禹貢之九河也北瀆之爲禹迹馬班之說並同不獨桑欽云然據此知禹河故道東周時雖有改流無

大出入故瀆初猶從大陸北入海其後九河漸堙水勢不能宣洩故元封中館陶之決分為屯氏河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亦絕於是北瀆日就淤淺至王莽時而遂空世俗謂之王莽河者因其空竭之時而名之耳若夫漳水獨行入海在河徙千乘之後水經注所敘漳水經由地面與今之水道已大有不同而乃以為三四千載以前禹河之故道不亦惑乎胡氏又謂王莽始建國三年北瀆遂空河改從千乘入海亦屬歧誤攷漢志王莽始建國三年祇有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之文並無改流千乘之事且元封中河已改從千乘入海又何待莽時乎胡氏所由非道遂

致一往皆謬今爲詳辨之

胡氏又引黃文叔之言謂後世妄鑿河爲瀆或不順地力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在春秋戰國之際苟欲便轉輸資灌溉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於曲防竊謂河渠之決多因水勢湍悍而下游不能宣洩之故此神禹之所以疏九河也自九河既道歷夏殷千餘歲入周又五百餘歲至定王五年乃有徙流之事逮漢武之世數見潰決蓋由歷年久遠九河失於脩治以致堙塞其時九河雖微而有屯氏河助其宣洩故其勢猶稍分後屯氏

河亦絶泛濫益甚故馮逡請復屯氏河分殺水力以
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其效可知也
大河自漢唐以來屢有遷移史多失載宋南渡後光
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之明昌五年河徙自陽
武東歷延津封邱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
縣諸州縣至壽張注于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逕東
平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
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南派自東
平歷汶上嘉祥濟甯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即泗水
故道今之會通河也迨元至元中河決新鄉其後徙
出陽武縣南東逕延津祥符陳留蘭陽儀封睢州考

城商邱虞城夏邑又東南逕碭山豐縣沛縣至徐州北與泗水合又東南逕靈壁睢甯宿遷桃源又東逕清河縣北與淮水合至山陽安東東北入于海此元明以來大河故道胡朏明攷之已詳近咸豐五年河決祥符縣之銅瓦廂復向北流由大清河入海自蘭儀歷長垣東明曹州壽張東平東阿以至利津與明昌北派同而儀封鄉以東之道遂淤矣

治梁及岐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僞孔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北屈縣今爲吉州屬山西平陽府梁山在左馮翊

夏陽縣西北夏陽縣今爲韓城縣屬陝西同州府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美陽縣今爲武功縣屬陝西乾州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也蔡傳曰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離石縣今爲永寧州屬山西汾州府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府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實古河遷之險阸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闢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皆非是困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注

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誤宗晁氏胡氏渭曰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甯州東北今名骨脊山一作穀積山俗稱呂梁山去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頡山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又曰水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東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岐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岐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灝案班孟堅謂梁山在夏陽雖屬雍域然與壺口東西

夾河遙遙相望猶可言也若美陽之岐山則道路絕遠渺不相涉矣胡朏明以爲決渭之下流入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實强爲之說九州雍冣在後涇渭漆沮此時概未之及固無獨先決渭之理若治梁山之野則更無是事禹但治水而已何暇爲民闢田野乎且以地勢言之當是時方有事於冀功作孔殷而治梁之後忽焉顧而之他無端往返二千餘里揆之事理殊不其然竊謂此當從水經注及晁蔡之說爲長朏明以呂梁狐岐去河較遠亦未嘗無所見然河流變遷古今非一安知三四千載以前非河水之所經乎

夾右碣石入于河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僞孔傳曰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蔡傳曰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閒故曰夾右也蘇氏軾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灝案驪城今爲樂亭縣在永平府南一百三十里濱海自此西行至今天津府境南入于河正與東坡九峰之說合酈道元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揭石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

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今字疑衍下文云漢世苞淪于海則非當時尚存矣）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皆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見濡水注）其說正足互證文穎注武紀以爲碣石在遼西絫縣者非是絫縣卽今昌黎縣地明一統志云碣石在昌黎縣北二十里卽承其誤肇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卽古碣石劉文偉謂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于禹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尤爲迂遠且如此則是夾左非夾右矣胡朏明既取酈道元碣石淪于海水之論而又定從文穎以絫縣爲是自紊其說故爲辨之

九河既道

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灝案徒駭河據漢志在成平縣成平今交河縣境輿地廣記云清池縣有徒駭河清池今

滄州境與交河接壤于欽齊乘謂古徒駭即北流之漳非也齊乘又云太史等河在青滄二州之閒葢兼指馬頰覆釜而言元和郡縣志云安德平昌二縣有馬頰河安德今陵縣境唐之平昌即今德平縣治與通典所云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之語合于氏謂在青滄二州之閒亦非也胡蘇河漢志在東光元和郡縣志云饒安縣有胡蘇河饒安今滄州境輿地廣記亦在滄州與東光近齊乘云即滄州之南大連澱當是也簡絜二河齊乘云在大連澱南至西無棣百餘里閒輿地廣記云南皮縣有絜河南皮在滄州之南其說亦合齊乘又云鉤盤河即東無棣西北之陷河東無棣在今海豐縣境元和

志以爲在陽信與地廣記以爲在樂陵二處亦皆附近鬲津河漢志在鬲縣今德州境元和志云將陵安德二縣有鬲津沽河與地廣記云無棣縣有鬲津河將陵亦德州境皆相脗合齊乘以爲卽滄州之土傷河恐非也以上諸說參稽互證九河故道約略可知孔沖遠謂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皆臆爲推測其云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九爲荒誕禹之所以疏九河正爲河水湍悍難於宣洩之故若如孔說是大河之水盡入徒駭然後分爲八枝將立見橫潰矣況與經文顯相違悖乎此因班孟堅言自茲距漢北亾八枝見漢書敘傳當時徒駭僅

存遂誤會而爲此謬說不知班氏乃渾舉之辭耳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傳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胡氏曰水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灉其意以瓠子爲灉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灉非也地理志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今山東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濮州接界雷夏當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灉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灉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曰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雷夏

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與禹貢符合顯案水經注河之故瀆東北逕戚城繁陽陰安樂昌平邑元城而至沙邱堰即今開州內黃清豐南樂元城各州縣境濮陽縣明省入開州道元以雷澤在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正是大河所經胡朏明不用大河故道之說而自以漳水入海之道爲禹河故道謂河至黎陽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閒自此北歷蕩陰安陽鄴縣至列人斥章之境東北入海則所經爲今濬縣湯陰安陽臨漳成安肥鄉曲周諸縣故曰禹河不經濮陽而從漢志及括地元和二志以爲雷澤在濮州即今曹州東北境案濬縣內黃等處在開州之西而濮州在開州之東曹州更

在其南禹河不經開州反出曹州有是理乎開州之北即濮州西北酈氏所言與魏王泰李吉甫之說本無二致即班孟堅云成陽西北亦遥對濮陽而言胡氏以爲曹之東北濮之東南斯誤耳至元和志言雷夏澤在縣北郊外雝沮二原去縣僅十四里則是絶小之水又不與大川相涉何以在脩治之列殊不可解疑十四里字有誤也

浮于濟漯

浮于濟漯達于河傳曰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

不須舍舟而陸行也胡氏渭曰漢志[illegible]魏郡[illegible]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今[illegible]河[illegible]大[illegible]治西折而北經大陸東畔入海而漯自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黎陽涼城至委粟津皆古漯水也灝案水經注曰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北絕華道城之西又東北逕樂平邑今堂邑聊城清河今清平文鄉今清博平援縣今禹城高唐城今禹漯陰邑今臨邑著縣今濟陽東朝陽今章邱鄒平建信今高苑至千乘入于海序次雖然非首受河於黎陽宿胥口始胡氏不用水經注大河故瀆而自以漳水入海之道為禹迹如此則河自黎陽至委粟津

一段無可指名故強歸之漯耳儒者著書不能貫穿通達以其謬說施之他處必有窒礙於是又改所不合以就已說愈益混肴不可以不亟辨也至胡氏引朱長孺禹貢長箋云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朋希聖亦謂由濟入漯由漯入河此則是矣詳見錐指

三江

禹貢三江說者紛如聚訟漢地理志以江水至江都入海者爲北江餘姚入海者爲南江陽羨入海者爲中江至爲確當蘇氏軾曰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至于大別以入于江東匯

澤爲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葢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說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于海乎江既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胡氏朏明專主東坡書傳而不從漢志其言曰禹貢三江之不明自班固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

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顧案經以中江至江爲經流說見後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又曰漢志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石城縣故城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此卽南江之源委遞溯二[illegible]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顧案班氏於丹陽郡石城縣下言分江水首受江東[illegible]

餘姚入海則固以餘姚爲南江入海之道矣其於會稽郡吳縣言南江在南者卽指餘姚而言亦猶蜀郡湔氏道言江水至江都入海而又於毗陵縣言北江在北也江水入海既繫之餘姚江都則吳縣之言南江在南者爲餘姚而毗陵之言北江在北者爲江都可知又蕪湖縣言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松江卽陽羨出海之江口曷嘗以松江當南江乎徒以其文前後複重而胡氏讀之未審遂反以爲誤耳不然孟堅豈不知餘姚最南江都最北乎胐明云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爲南江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爲中江又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爲北江實與漢志無異而乃以爲如班氏言則不知江水之

所分與漢水之所獨殊不可解其意葢以爲江漢皆自彭蠡而爲北江爲中江而孟堅未言其自彭蠡來也不知漢水過三澨至大別入江而匯彭蠡爲北江江水過九江至東陵會于匯而爲中江本經已有明文是以孟堅略之耳而胡氏不察且云以此當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甚至謂三江之不明自班固始何其輕誣加誣若此阮太傅云班志之不明其誤自朏明始非過論也至蘇氏以豫章江入彭蠡爲南江岷江至彭蠡爲中江漢入江至彭蠡爲北江其說本之康成初學記引鄭注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是也漢江岷江皆會彭蠡與經合其豫章江入彭

蠡爲南江雖非經所有而水道實然蓋漢源旣長豫章江會衆流以入彭蠡其派旣廣酈道元所謂贛水總納十川注于彭蠡者也（贛江郎豫章江）江漢與豫章並入彭蠡故稱三江亦猶洞庭納九水謂之九江旣入者入彭蠡舊說以爲入海非也（入海爲下流之委三江旣入上承彭蠡旣豬下言震澤底定不得於其間夾敍入海之文且入海而但云旣入文義亦未完也）其曰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乃言下流之委故謂之東東者指其入海之方也蘇氏謂過秣陵京口入海不復爲三非也至味別之說久爲蔡仲默所駁灝謂卽如其說亦無可區別于瞻旣謂漢已入江不能復出爲北江江與漢合亦不能自出爲中江又何味之可別乎又經以岷山導江入海爲

中江則中江乃其經流漢志言岷江至江都入海似相違異而實非異也蓋岷山在蜀郡徼外江水發源于此而下流分爲三故於蜀郡岷山總溯其源而至江都至陽羨至餘姚分言其委耳班氏明言中江出蕪湖西南則亦以中江爲經流可知但與今揚州南之大江相比則似經流反小故朏明以北江爲經流不知此乃滄桑之變未可以今之目驗斷也胡氏嘗云當時松江淤閼與今之沙漲茭塞者大異是已何其自言之而自忘之邪胡氏又曰宋書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河直出海口一百餘里以是知松江之壅滯自晉宋間始矣又曰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餽糧而中江之流始狹其後宋

塲郎成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荆溪此尤其明證也

阮太傅著三江考亦以漢志爲宗而不悟鄭說實相表裏乃以初學記所引鄭注爲僞而正義所引爲眞檢正義僅有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以入海一語不知從何定其眞僞阮云既三江分于彭蠡則非分于震澤既爲三孔則非合爲一孔以此爲眞然初學記引竝無分于震澤及合爲一孔之說其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而入海乃僞孔傳耳何其不細檢乎阮氏不用左會漢水右合彭蠡之義而但以爲南江至餘姚中江至宜興北江至揚州入海實與朏明無異其云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甯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折

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是爲南江即胡氏所云大江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也又云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是爲中江即胡氏所云大江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也又云岷江由江甯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即揚州南之大江是爲北江即胡氏所云大江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也覈其所言非有異趣而相爲牴牾似若不可同年而語者何邪綜而論之鄭氏左合漢水右會彭蠡而岷江居中與蘇說略同蘇氏益以豫章江入彭蠡爲三江其說亦可從也胡阮皆以岷江由揚州入海爲北江石城分江水至餘姚入海爲南江並與漢志同膽明

以蕪湖至陽羨入海爲中江亦從漢志而阮氏由高淳五壩爲小異然蕪湖在高淳上游舉蕪湖可以賅高淳耳至若韋昭以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江庾杲之以婁江東江松江爲三江諸說胡氏已駁之今不復贅矣

錫貢　納錫

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傳曰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曰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竝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

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鄭云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瀕案傳疏以錫貢爲非常貢是也其謂錫命乃貢則非也沖遠以文在篚下爲不常尤爲迂謬僞傳實本王肅之義康成以錫爲鉛錫亦非今案古義貢與賜上下通稱賜錫聲近通用凡言錫者多增益之辭公羊莊元年傳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案此所謂錫命加賜也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賜卽錫也蓋凡在常例之外者皆謂之錫故有三錫有九錫金及瑤琨篠簜之屬爲正貢橘

柚有時與貢而非常貢故曰錫貢豫州錫貢磬錯荊州
納錫大龜並同此古義之僅存者也